



贵州文化读本

银 腾 图

解读苗族银饰的神奇密码

Jiedu Miao zu Yinshi De Shenqi Mima

戴建伟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解读苗族银饰的**神奇密码**

Jiedu Miao zu Yinshi De Shenqi Mima

戴建伟/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图腾 / 戴建伟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21-08847-5

I. ①银… II. ①戴… III. ①苗族—银—服饰—研究—贵州省 IV. ①K8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2254号

本书受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出版企业专项资金资助

银图腾

解读苗族银饰的神奇密码

著 者: 戴建伟

图 片: 卢现艺 张世申 何光渝

出 版 人: 曹维琼

责任编辑: 谢丹华

装帧设计: 郑亚梅 熊 锋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87mm×1092mm

印 张: 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847-5

定 价: 45.00元

序 一

李建中

戴建伟的学术专著《银图腾：解读苗族银饰的神奇密码》（以下简称《银图腾》）即将付梓，嘱我作序。建伟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时，我是他的指导教师；而他的这部新著又是在当年硕士学位论文《试论苗族银崇拜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因此，“作序”这件事，于情于理我都是不能推辞的了。

建伟的书中说苗族“以银为美”，银是白色的，也就是以“白色”为美了；后来建伟又谈到苗族的月亮崇拜，月光也是白色，因而月亮崇拜同样是以白色为美。可是我自己关于“苗族”的记忆却是“红色”。早年念大学时读沈从文《湘行散记》，儿时的沈从文逃学去河边看砍头，那血淋淋的头颅是不肯归顺的湘西“生苗”的。大学毕业分到一所民族学院教书，班上的同学在湖边举行篝火晚会，一位苗族女生（她是班上的舞星）教我跳舞，红彤彤的舞裙，红扑扑的笑脸，连汗珠都是红色的。人的记忆真是神奇，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红色”记忆，居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多少年后成为我阅读建伟《银图腾》的心理背景。

其实，关于苗族“银图腾”（或者说“银崇拜”）的记忆和纪录也不是纯色的，文字与服饰，音乐与图象，传说与信史，民间与官方，本族与他族……关于“银图腾”的纪录可谓色彩斑斓，关于“银图腾”的解读更是见仁见智，



银
腾
图
YINTUTENG

用《银图腾》的话说是“矛盾百出”。这正是苗族银饰的神秘之处，因而也正是建伟撰写此书以破译“神奇密码”的心理缘由。

建伟破译“神奇密码”的方式是追问，一连串的追问：

为什么苗族会认为他们的选择是美的？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执着地把银作为美与贵的象征？

存在于苗族银饰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终极理由是什么？

传说与信史关于苗族银饰的“记忆”又何以会矛盾百出？

《银图腾》的“追问”路径是：现象解读——源头解读——原点解读——终极解读。“现象解读”是一种美学或文艺学解读，这是建伟的专业，也是建伟的强项。《银图腾》借助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为读者呈现出苗族银饰的美，并深入解读苗族同胞对这种美的执著与痴迷。建伟充满激情地写道：“苗族对于这种银色之美的追求，永远都是那么热情十足，不厌其多、不厌其大、不厌其重，总是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骨感和力感——仿佛美的一切质素都已融化在这闪闪银白之中，仿佛美的全部价值都蕴含在这种独特的金属里面。而白银，则成为浓缩世间一切美丽的符号。”建伟的书写是诗性的，同时也是理思的：“苗族银饰的审美意义，并不在于它如何对外服务于一个异己的审美结构，而在于它如何对内服务于自身所承载的信仰内涵的表达。通俗一点说，苗族银饰之‘美’，不是因为它能

把别的东西装扮得如何美丽，而是因为它自己具有让苗族引以为美的符号价值。”

银饰作为审美的、身份的和信仰的“符号”，其文化价值是如何铸成的？这就需要溯源和求原。而《银图腾》的“源头解读”与“原点解读”，就是分别在“时间”与“逻辑”两个不同维度上的“追问”。“源头解读”重点分析“蚩尤造冶”，从蚩尤造冶的传说中挖掘银图腾的文化史的、民族志的源起；“原点解读”则着重讲述苗族的“月亮崇拜”，并在月亮崇拜与白银崇拜的对比中昭示“银图腾”的哲学的、神话学的原点。而时间之“源”与逻辑之“原”最终共同指向信仰之“元”。

“图腾”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术语，尽管建伟只是在借喻的意义上使用“图腾”一词，但要进入真正的学术分析，是无法避开文化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在追问苗族银饰的信仰或宗教根柢时，《银图腾》成功地应用弗雷泽的“相似律”和“感染律”，建构起“月亮”与“白银（金属）”的“神秘互渗”或“价值同化”：

月亮，是在漆黑死寂的夜空中绽放出无限生机的光明之神！

金属，是战争与生产中效能无比的威力之神！

当二者由于形式“相似”而被“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在精神上所承载的信仰价值也就趋于同化了。



银
腾

YINTUEN

在月亮与白银之意象同构和价值同化的基础上,《银图腾》完成了“苗族银饰”的信仰及宗教意义上的终极追问:从“祖先崇拜——月亮标识的种族之源”,到“生殖崇拜——月亮蕴藉的生命能量”,最后到“亡灵回归——月亮引领的转世路径”。

《银图腾》的理论视野是广阔而多元的,其学术书写是诗性而理思的,虽然书中仍不乏缺憾,一些结论也还有进一步求证的必要,但这并不妨碍其文化追问是执著而有成效的。

建伟是武汉大学文艺学“贵州班”的首届研究生,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是在职学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要读那么多的书,修那么多的学位课程,追问那么复杂的学术问题,而最后还要写那么长的学位论文……完成这诸多的“那么”殊为不易。在论文答辩会上,建伟的论文受到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并毫无争议地获得“优秀”。毕业之后,建伟又将“论文”扩展为“专著”而正式出版——在贵州班的五届同学中,这大概也是“第一”吧。可喜可贺!

是为序。

辛卯年孟秋于武昌东湖心远斋

序 二

杨培德

德国著名犹太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不再生活在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的各部分，它们组成的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1]这就是说，人生活在自己用符号建构的世界中，因而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2]。人创造符号最惊人的成果就是语言，语言是一个符号体系，人类用语言进行思维、记忆并描述事物，表达世界，建构世界。然而语言的表达是有限的。美国符号主义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哲学新解》中认为，语言不能充分表达人的内在生命的复杂感受。语言“只能大致地、粗糙地描绘想象的状态，而在传达永恒运动着的模式，内在经验的矛盾心理和错综复杂的情感、思想和印象、记忆和再记忆，先验的幻觉……则可悲地失败了”^[3]。既然语言符号不能表达人内在生命的错综复杂情感，那么人只有另外创造一种表达符号，这种符号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情感表达而创造的符号。所以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4]



[1] 卡西尔《人论》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2] 卡西尔《人论》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3]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4]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如果用符号学美学的视角来观照苗族银饰艺术,那么银饰就是苗人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情感符号。这一符号由白银的质地、光泽、价值、造型和纹样等组成。由于苗人的审美情感不能用苗语充分表达,于是他们创造了审美的银饰符号。苗人为什么要选取白银作为审美符号,本书作者从苗人的宗教信仰入手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关于艺术与宗教产生的先后关系问题始终扯不清,然而它们彼此分不开的事实却是已被公认。英国著名的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马林洛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认为:“宗教和艺术都是人类深邃的情感启示。”^[1]虽然都是情感的启示,但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却不同,它们彼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美国宗教学家斯特伦在《人与神》中说:“美具有宗教意义。”^[2]“宗教的意义通过艺术表现出来。”^[3]

这样说来,苗人的艺术与宗教也是分不开的,要想解读苗人的银饰艺术,只从美学的视角解读,肯定说不清,如果不但从美学还从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多维视角观照,才能比较接近地理解苗人所创造的银饰艺术。要从苗人的宗教来理解其银饰艺术,最好的切入点就是苗人的神话。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神话从一开始起就是潜在的宗教。”^[4]神话是什么?所谓神话就是神圣的故事。内容涉及神祇们自己在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上一些宗教经典都有神话。西方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就是古希伯来人的宇宙创生神话。苗人有神话吗?有的,在苗人神圣的经典《苗族古歌》中就有创世神话。《苗族古歌》是苗族宗教的“圣经”。

研究苗族的外来学者们几乎都不承认苗族有宗教,只承认苗族有巫



[1] 马林洛夫斯基《文化论》8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2] 基特伦《人与神》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基特伦《人与神》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4] 卡西尔《人论》1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术。比如著名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在《山地的移民》中虽然敬佩苗族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却认为苗族没有一种宗教教义作为其团结力量。这是以西方人的制度性一神教作为标准来看苗族宗教所产生的文化误读。马林洛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断言说：“每个文化中都必然的有其宗教。”^[1]依这一观点来看苗族文化，其中也就必有宗教。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批判了西方中心论的宗教观，认为世界上的宗教不只有制度性宗教，还有分散性宗教。中国宗教就是分散性的。按这一分类，苗族宗教也属于分散性的。分散性的苗族宗教融入在苗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苗族银饰也就离不了苗族的神话和宗教。

银子在《苗族古歌》创世神话中是由苟劳神播下的生命种子长成的。银子既具有人性（“银子哭呀哭得惨”），又具有神性（“银子飞到天上去”）。金银在古歌神话中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神圣生命。他们的作用是可以打柱撑天、铸日造月。用银造出的月亮是苗人的天堂，每个苗人永恒的神圣生命都在天堂上与祖先神们聚会，过着歌舞升平的幸福日子。于是银子便成了苗人的审美符号象征。古歌对此作了描述：“银子拿来打项圈，打银花来嵌银帽……银花拿来作头饰……美丽标致赛一方。”苗人在银饰上尽情地用造型纹样演绎古歌的生命神话，歌颂宇宙一体、生命同源平等，生命神圣美丽而又欢乐的银色生命世界，每个苗人在这人造的银色生命世界里因为欢乐而忘掉了生活的艰辛。银色就成了苗人美丽永恒希望的生命符号象征。因而苗族银饰才具有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神圣价值和审美价值。

本书作者对苗族银饰研究有理论深度，有新意，读后有此收获，权且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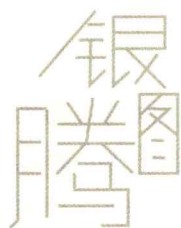


[1] 马林洛夫斯基《文化论》7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目录

Contents



银白色的绚丽	 绪论	1
原始崇拜的神秘符号 ——银崇拜的现象解读	 13 第一章	以银为美：审美的符号 16 以银为贵：身份的符号 32 以银为灵：信仰的符号 45
神秘奇特的金属神话 ——银崇拜的源头解读	 61 第二章	族源辨析：蚩尤的后裔（上） 64 族源辨析：蚩尤的后裔（下） 75 蚩尤造冶：物质的前提 88
穿在身上的月亮之神 ——银崇拜的意象解读	 99 第三章	月亮崇拜：意象的原型 101 尚白精神：意象的连结 117 银月互渗：意象的完成 126
佩银祀月的千古绝唱 ——银崇拜的信仰解读	 137 第四章	祖先崇拜：月亮标识的种族之源 139 生殖崇拜：月亮蕴藉的生命能量 149 亡灵回归：月亮引领的转世路径 165 鼓社之祭：佩银祀月的现实样本 178
后 记		“跳月”民族的佩银之舞 188

银白色的绚丽

绪
论

银
腾



Xu Lun

Yin Bai Se De Xuan Li

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1]

——格迪斯

世界上很少有几样东西能像装饰品那样，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变迁的很多，却实在是变迁的很少的。^[2]

——格罗塞

任何艺术，都是对美的一种向往。美的时尚或许频于变迁，然则任何绚丽的表象之后，却往往都蕴含着稳定而深刻的内涵。

几乎任何人，都会被苗族银饰的绚丽多彩所震撼！几乎任何人（甚至也会包括苗族人自己），都会从苗族银饰中得到一种“显美”和“炫富”的直观感受！然而如果仅仅据此就把苗族银饰文化归因于此，则难免失于肤浅。

问题在于，为什么苗族会认为他们的选择是美的？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执着地把白银作为美丽与地位的象征？



[1] 余未人：《苗族银饰》，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 恩斯特·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8页。

银

图腾？一种金属，可以成为被顶礼膜拜的“图腾”吗？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与思考之后，我倾向于给出肯定的答案。

虽然，我并无意要严格考证白银是否确曾被当做图腾崇拜的对象，其中的“图腾”二字也不过是用作类比；可对中国文化而言，白银也委实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金属。白银之所以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不仅是因为历史悠久的“银本位”制度，而且也源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对白银所倾注的审美情结。记得儿时看章回小说，“银盔银甲亮银枪”总是最令人心向往之的英雄装，它往往属于那些武艺高强却绝非满脸横肉的英雄，比如常山赵子龙就是典型，还有罗成、岳飞、杨六郎等等——毫无例外是那种清秀英俊、温文尔雅、富有智慧，却又勇冠三军、强壮威猛的形象，既有点西方童话中“白马王子”的浪漫气质，却又比“白马王子”多了些力量和真实。这种“银装英雄”的形象，已经影响了不知多少代中国人；虽说不免有些戏曲人物般的脸谱化嫌疑，可它在更大程度上却无疑是儒家所谓“文质彬彬”、“温柔敦厚”人格形象的具象化，是中国式审美价值取向留在人们潜意识里的“模板”。从这一“模板”上面，我们隐约可以感到白银与中国文化的一种奇妙暗合。

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1]

当一种金属被融进“审美气质”，它也就成为一种情感符号。千百年来，蕴藉在白银身上的这种“审美气质”，至今都还在影响着我们；不过，如果要论及这种金属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影响深度，最典型的样本却并不在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在顽强生长于主流文化边缘上的苗族。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曾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



[1]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银
腾

YINTUTENG

如犹太人与三教圣地耶路撒冷渊源甚密一样，苗族最初其实并非云贵川湘琼的土著，而是古中原一带的原住民之一，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犹太人和苗族，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面对着同样的颠沛流离，也各有一种举世惊叹的精彩：一个拥有迄今都令世人艳羡的思想家阵容，一个则默默传承着精彩无双的白银文化，迄至今日苗族都还是全世界民族中运用白银装饰最多的民族。从这种意义上说，不真正地读懂苗族，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种白色金属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载人类的精神寄托。

■ 不懂懂银饰，就无法真正读懂苗族。



■ 苗家的节日是银色的 ■

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景观

苗族民谚中有一句话：“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衣无银不成盛装”。苗族，是一个靠着银饰给人留下深刻记忆，也留下颇多神秘的民族。在《皇清职贡图》和道光年间《凤凰厅志》、《松桃厅志》中记载，彼时湘西、黔东南一带的苗族，便是“头戴大银梳，以银索密绕其髻”，“贯以银簪四、五支，长如匕，上扁下圆，两耳贯银环，如簪大；项围银圈，手戴银钏”，“富者以银丝作假髻，副以银笏，形似雁翎”^[1]，饰银之风已然极为普遍。到了当代，银饰已成为苗族艺术的“三宝”之一，在国内苗族东（湘西）、中（黔东南）、西（川黔滇）三大方言区都有传承。其中“中部、东部方言区现仍保留大量的银饰品；银饰品较少的西部方言区（川黔滇方言区）则以其他方式维系着银饰习俗”^[2]——像云南文山、红河两州的“青苗”，一般是颈戴银项圈；云南富宁、广南、麻栗坡诸县的“白苗”，除了戴银耳环外，还佩戴银项圈、手镯。而在中部方言区的黔南龙里中排、民主一带，同为“白苗”却要佩戴银响铃，项套6至20根银项圈，手戴手镯，耳吊耳环，胸前挂银质百家锁等等^[3]，银饰的数量相比西部方言区就明显增多了。

综观各地苗族，使用银饰数量最多的要算是黔东南地区，其次是湘西地区。黔东南一带的苗族因“衣尚黑”而被称为“黑苗”，在他们之中又以革一式、施洞式、黄平式、西江式、大塘式等服饰上运用银饰最多。同时由于居住和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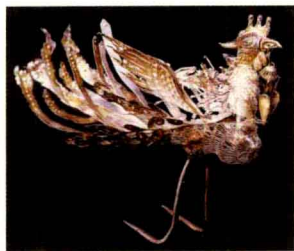


[1][3] 杨昌国：《苗族服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第38页。

[2] 杨文斌：《熠熠闪烁的苗族银饰》，载《装饰》，2003年第9期。



银
腾
YINTUTENG



■ 苗族银凤发簪

长20厘米，重186克。

纯银制成。凤鸟口衔一灯笼，作欲飞状，双翅上以银丝支起一对蝴蝶。凤身由银丝编成，造型生动，工艺精湛。是台江施洞苗族妇女头上装饰物。

不同，各地在银饰打扮的喜好和搭配上也不尽相同。例如黄平谷陇、施秉屯上的苗族妇女以戴银凤冠为贵；雷山西江苗族则以佩戴银牛角为美；台江施洞苗族却以头插银雀和齿形银角为佳，并且耳坠特别大，重达半斤以上。^[1]更令人惊奇的是，根据银饰多寡和质地的不同，一些地方的苗女盛装还有头等二等之分；其头等盛装所佩银饰重量最多可达二三十斤！不仅中国罕见，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出其右。若非亲眼所见，你的确很难相信这个千百年来颠沛流离、不得不迫居于穷乡僻壤的民族，竟然能够发展出如此繁华精彩的文化景观。难怪有人说，看苗族就是看银饰。

苗族的饰银之俗，主要体现在女性，男性饰银虽非绝无，却要少见得多。身临苗乡，无论是在热闹喧嚣的街镇集市，还是在静谧悠然的山乡村寨，那些洋溢着无限神采的银饰，总会深深地触动你的心灵。你会惊叹苗族银饰制作工艺的精湛细腻；亦会惊讶其种类繁多却几乎不与其他材料搭配的单纯；更会心醉于银饰上的精美纹样，以及隐藏其后的那些数不完说不尽的神秘意义——什么蝴蝶妈妈呀！人祖姜央呀！什么人头鸟、牛头龙、银燕雀呀！让你仿佛能从银饰表面凹凸不平的纹路中间，触摸到这个神秘民族悠远源头的砰砰脉动。

在饰银之俗最盛的贵州黔东南，人们常能见到一种“响铃银项链”。这种硕大的项链正中是一个圆盒，圆盒上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雕饰葵花纹；链身吊坠着凤、蝠、虎、蟾、鸡、马、鱼、人的花纹。“响铃银项链”最令人称奇之处，是吊在链身下面的一串响铃，戴在身上，人身一动，银佩叮当，清脆得像山泉叮咚，似晨曦鸟鸣，更是为之平添了十分灵气。当地的苗家告诉我，那雕饰在银片上的每一种图案，背后都是一个神灵，都有一种传说……正是这说不尽的神秘，



[1] 杨昌国：《苗族服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